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一

魏本紀上

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部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逐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有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上穆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任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救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種繁險阻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魏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歲振北方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厭土昏冥沮和謀更南徙未行而崩獻皇帝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武帝

聖武皇帝諱詰汾陰田於山澤故見輻輳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秦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相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乃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神元皇帝諱立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迴部大人實質神元有雄傑之度復與奚攻西部寘軍收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寘歸求馬主帝怒而不言寘後知大驚得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寘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從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寘部人咸來歸附及寘臨終

或其二子使護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眾諸部大人悉收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武樂帝乃告諸大人為典親和親計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親且觀風土是歲親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漢汗以國太子留洛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晉武帝共禮護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其冬遣國晉衛糧以文帝雄異恐為後患請留不遣後請以金錦略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五十八年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結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象大驚相謂曰太子被眼同南夏燕奇術絕人若無國統變易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感及聞諸大人請國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尋崩嘗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道武即位尊為始祖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帝

思皇帝諱弗政柔寬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祿官立帝九年八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河源西東據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陁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薛倚包統之一居定襄之武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猗廔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難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自香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突道立碣與晉分界三年桓帝度漠北颺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難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眾於西河上黨桓帝興騰盟於汾東而遷十一年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桓帝統部凡十一年十三年昭帝崩穆帝遷總攝三部為一統○帝天安英特勇略過人元年劉元海僭帝號自稱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導為質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毗現破白部大人攻鐵弗劉武晉懷帝遣帝大單于封

代公帝以封邑去國縣遠從琨求句注陞北地琨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人於陞南更立城邑盡飲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城威樂以為北都隋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渾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于六條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帝遜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寬簡至是朝制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九年帝召六備不至怒討之失利遂崩思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平文皇帝諱詳姿質雄壯甚有威略元年歲在丁丑二年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郡帝大破之是歲晉元帝即位於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晉愍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責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稱越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帝遣使韓暢加崇壽康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后以帝得眾心恐不利已子害帝遂崩天興初追尊曰太祖

昭成帝

昭成皇帝諱什翼提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刺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願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孤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峙非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眾職來自獄新西及破落那莫不致爵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擾得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廓定中原諸大人諫乃止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傷腦五月薨後追諡焉是為獻明皇帝七月皇孫珽生三十九年得暨遷其大司馬符洛師眾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寇王師不利帝時不豫乃率兩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

盡叛四面寇抄不得易牧復度漠南整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亂帝甚弱遂
武即位尊曰高祖

道武帝

太祖道武皇帝諱珽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子也帝弱而能言自有光曜廣額大耳六歲而昭成崩符
堅遣將內侮將遷帝長安賴燕鳳乃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郡大人長
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人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孤獨部帝雖冲幼而巖然不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
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七年督牧符堅于淮南慕容文等殺劉庫仁弟春代攝國部八年慕容暉
弟冲偕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偕稱燕王九年劉庫仁于顯殺春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
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歲乞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符堅子玉得帝
位於晉陽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主位郊天建元是月慕容垂偕皇帝位于中山國號燕夏四月改稱魏王
五月姚萇偕即皇帝位于長安國號大秦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兵於河南
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

宣始元年三月慕容垂寇秦乾川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死於上谷子寶秘喪
還至中山乃偕立呂光偕稱天王國號涼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
出警八隊八月已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旌旗駭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入
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從東道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子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寶并州牧遼西王寶
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者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

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八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冬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寧或損或滅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鄆信都三城不下別詔東平公儀攻鄆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象等攻信都軍所行不得傷秦婁戊午進軍中山已未圍之帝曰朕量竇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鄆信都然後遠取中山諸將稱善

二年春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栢埭塢臨洹池水其夜竇悉製杞營條及行宮兵人破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賊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猶集帝設奇陣剝燈營外縱騎衝之竇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竇尚書閔亮秘書監崔暹等降者相屬竇求和請送秦王臥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竇背約竇以質騎將妻子走西山竇悉質騎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遊城內共立慕容善隣爲主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公儀罷鄆圍定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內爲善隣所脅乃招諭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秋七月善隣遣烏丸張曠率五千人出城求食寇靈壽質騎自丁零中入驍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善隣而自立八月丙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半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羣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九月質騎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晃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帝進軍新市質騎退阻派水依漸和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善隣塢大破之質騎單馬走鄆慕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中山平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清臺衛王儀鄆都庚子行幸真定遂幸鄆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卹之帝至鄆偏覽宮城將有定都之志乃置行臺派還中山所遺存問百姓詔大軍前經州郡皆獲

貴租一年除山東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慮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之使略陽公遵鎮勃海之合口辛酉車駕發中山至于望都走山從山東六州人吏及徒何高麗新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是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廣固二月車駕至自中山幸繁峙宮使儀屯衛詔給內從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師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六月景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今國家啓基雲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述祖德御幽都控制遼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街樹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然涉之十一月鄧彥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書樂儀曹郎中董誥撰郊廟社稷朝觀饗燕之儀三公即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裁之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宏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燿以辰後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從六州二十二郡守宰最傑吏人二千家子代都

三年姚興遣使朝貢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備釋禁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者巡行州郡

天賜元年春二月普劉裕起兵誅桓玄

二年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立

六年十月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諡曰道武

明元帝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明銳寬毅非禮不動

承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

泰常五年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

八年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諡曰明元皇帝○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

所撰新序說苑柱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護洽古義云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觀奄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撫
穆動於晉室宜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人之量征伐四植威被遐荒乃改都立號恢
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因有由矣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遠黎營其靈
武克膺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室極雖寇屢不暇接遠外土而制作經謀咸出長久所謂大人
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宜天實為之乎明元承運之初
屬廓定之始于時狼顧鴟跼猶有窺覲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帝孝心叡略權正庶運籌策固基內
和外撫終能周鄰致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美良已遠矣

太武帝

世祖太武帝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遊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
也泰常七年立為皇太子八年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

始光元年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陷威樂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隴與徒於東
郊將北討冬十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騎次柞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二年春正
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冬十月癸卯車駕北伐東西五道並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絕漠追寇蠕蠕北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八月宋人來聘帝以赫連屈馬先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年撫西傳華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合十一月戊寅率輕騎擊赫連昌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赫連昌遣其弟定向長安帝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其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次拔隣山募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至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甲辰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邽車駕八城虜昌羣弟及其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柏貴鎮統萬狄螭寇雲中闕破赫連昌懼而逃

神鷹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二月改元司空吳斤進軍安定賊軍安頡出戰禽昌其餘衆立昌弟定為王走還平涼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空吳斤追赫連定於平涼馬髦領為定所禽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

二年夏四月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兼吳馬至東水螭螭震怖焚廬舍絕跡西走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于宗廟列置新入于漠南東至螭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

三年春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為秦王八月宋將到虜之自清水入河汴流西行丙寅虜之遣將度河攻治板寇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十一月安頡帥諸軍攻滑臺

四年春正月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楊王叔探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安頡獻家傳萬餘人甲兵三萬

太平真君十一年秋七月宋將王玄謨攻滑臺九月辛卯車駕南伐冬十月乙丑車駕濟河玄謨棄軍而走乃命諸將分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謂川桂營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癸未車駕臨

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向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侯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侄宣孫以永和平帝以師婚非禮許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俊野報之帝詔宣孫為書致馬通問焉

正平元年二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茲至策勳告於宗廟

二年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尊諡曰太武皇帝崩號世祖○帝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兼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以賞賜皆是勲績之家親戚受寵未嘗橫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與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雖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姦總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成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謹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獲賊雅意皆此類

景穆帝

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美太武甚奇之及西征涼州皇太子監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蕪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蕪乃詔太子曰姑蕪城東西門外清泉合於城北其大如何澤草

披感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守君此豈是忠臣初聞有疑促帝
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真君四年從征虜虜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嘗
於大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虜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懼何有營
上而有此虜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虜虜遂遁而獲虜侯騎乃去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
日知無退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暹國命有司使百姓有
牛家以人牛相買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法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六月戊辰遷居於東宮時年二十
四文成即位遜尊為景穆皇帝

文成帝

高宗文成皇帝諱浚暹景穆皇帝之長子也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太武嘗置左右號世嫡皇
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極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辭太武聞
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參決大政可否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室弒
逆立南安王余十月丙午朔又弒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舉世世嫡皇孫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元

和平三年十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饗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六年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諡曰文成皇帝尚號高宗

獻文帝

顯祖獻文皇帝諱甄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和
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九月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以九條之制使前政

選更以待使人然牧司舉非其人借于典度今制判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人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論
前政共相平置若簡任夫所以同上論○帝幼而神武聰敏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絕至禮敬師友及即
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乃止丙午使太保建安王蔭讓太尉
源賀恭皇帝皇毅冊命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已酉太上皇帝使御崇元宮宴採
不斷土階而已固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威帝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諡曰獻文皇帝廟
號顯祖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籍三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圍旋夷險平秦亂播統萬萬遠
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虜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顯百王豈非
神歟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疊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
祖天其戾圉之悼歎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顧虛耗既而國步時艱朝野瑟瑟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
威布德懷輯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敏夙成兼資雄
斷故能更清漢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也

魏本紀下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氣氤和氣
充塞帝潔自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老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皇
太子五年受禪

延興元年秋八月丙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為延興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

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屠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
溫良仁儉克已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爾爾必加罪
罰著之於令以為勸懲

三年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
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大和十七年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八月己丑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九月庚午幸洛陽
巡放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詠黍離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河橋幸太學觀石經
丁丑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議遷都計初帝之南伐起宮殿於鄴
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

十九年春正月詔禁淮北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壬午講武於汝水西大賚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
將軍元麗並大破齊軍已亥車駕濟淮二月甲辰辛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視恤之戊
申車駕巡淮南東人皆安堵租運屬路而辰幸鍾離戊午車士倉濟人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
是免歸辛酉發鍾離將臨江水壬戌詔班師丁卯遣使臨江數齊王罪惡五月癸未車駕至自南伐九月
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丙戌行幸鄴乙未車駕還宮冬十月丙辰車駕至自鄴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
姓元氏

二十一年六月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八月丙辰詔中外戒嚴九月帝留諸
將攻輔陽引師南討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尉威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冬十月四
面進攻不克詔左右軍蔡長圍以守之十一月丁酉大破齊軍於河北

二十二年三月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軍於郟城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陽護武而還十一月辛巳車駕
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戊三月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丙戌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戊戌燬
戰破之己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追奔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北次穀塘夏四月
丙午朔帝崩于行宮時年三十三祕諱至魯陽發喪遷京師諡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性寬慈進食嘗曾
以熟羹滷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虫穢物並笑而怒之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
五刑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
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
諂固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車馬便止不須
去草剷令阜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
者必留絹以贖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美酬之便講學不師受採其精與史
徒百家無不該涉善堂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麗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典而作有人文筆馬上口授及
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餉朝賢
雖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慈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髓臂射
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
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慕求洪緒早著嚴
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制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
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天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難難尊居黃屋蓋臨之要若乃

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換乎其有文章海內熙熙感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材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宣武帝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立為皇太子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景明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陳伯之水軍逼壽春夏四月丙申彭城王勰車騎將軍主肅大破之七月齊將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

三年二月齊雍州刺史蕭衍奉其南康王寶融為主東赴建鄴

三年夏四月齊主蕭寶融遜位于梁

延昌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武乾殿時年三十三諡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

武泰元年春正月生皇女祕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二月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家握唐受國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繼世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寶壺宮靈降祐麟趾眾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異誕儲兩而熊羆西北唯虺遂彰于時直以園步未康假稱號佩欲以底定物情整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劍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養齊若子事侍宮壘允膺大寶即日踐祚

可班宣達通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大都督爾朱榮抗表請八奔赴勒兵而南三月甲申上尊諡曰孝明皇帝四月戊戌爾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葉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違微稽服而克以攝下從容不斲太和之風替吳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皇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靈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孝莊帝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明帝初以勰有曾陽翼術之勲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為明帝親侍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勰車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顯且兼人望陰與帝通率眾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於河陽

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皇兄彭城王勰為無上王皇弟霸城公子正為始平王以爾朱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已亥百僚相率有司奉寶殿備法駕奉迎於河梁西至閭者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嘗靈太后及幼主次宮無上王勰始平王子正又嘗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列騎衛帝處於便幕榮專情稽顙謝罪辛丑車駕八宮御太極殿大赦改武泰為建義元年五月爾朱榮還晉陽帝餞於印陰秋七月乙丑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九月大赦改元為永安以爾朱榮為大丞相

二年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爾朱榮為天柱大將軍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為太宰

三年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遣武衛將軍

遜殺前燕州刺史侯深率眾鎮北中是夜左僕射爾朱世隆榮妻與郡長公主率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已亥攻河橋會散等屠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橋爾朱世隆退走壬申世隆傳建興之高都爾朱世隆自晉陽來會之共推長廣王曄為主大赦所部年號建明十二月甲辰爾朱兆爾朱度律尙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冀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安寺帝遇弒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

節閔帝

節閔皇帝諱恭字修業廣慶王珽之子也莊帝崩爾朱世隆等以元曄跋扈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及元曄至即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

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以魏為大魏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六月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為名及十月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三年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且觀帝之為人蘭根忘帝德遷致毀謗竟從崔陵讓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曄是為孝武帝五月丙申帝遷款年二十五後西魏遣驛節閔皇帝

廢帝

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普泰元年十月渤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赦改普泰元年為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五月孝武封帝為安郡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修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不安三年封平陽王。中興二年高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僚謀以孝文不可無後。帝在田舍。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帝前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邪？」椿遂曰：「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八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策而禪位焉。」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前殿。羣臣朝賀。禮畢升闈闈。大赦改中興二年為太昌元年。壬辰高歡遷都。十二月丁亥大赦改元為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尋改為永熙。

三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大敗爾朱氏。山東平。三月詔復以勃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

三年五月置勳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六百人。閭內部曲數千人。帝內圍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等統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乃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詔。嚴扈楊釐伐梁。實謀北討。秋七月己丑。帝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度。景于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重廣。陽王暹。斛斯椿以五千騎宿於灑西。楊王別倉象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週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率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清中。己酉。高歡八洛。遣婁昭及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迎帝。請迎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鬣。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封人以麥飯。帝將欲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受獻八南斗。東建北溪。彗躔浮河。向鄴。梁武既而。下殿以複星變。及聞帝之西。應曰：「庸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崇。率甲騎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樂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鵠。洛陽廟是卿等功。」曰：「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府為宮。高歡推清河王重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象親人。於此始分為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暉女也。三曰漢。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誦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九圍。願逐明月入。」

君懷帝既以明月八關宇文泰使元氏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嘗言或時推案退臣由此不安平閹十二月帝飲酒過飲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

文帝

文帝諱賈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八關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羣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大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進略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

十三年東魏勃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內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謚曰文皇帝

廢帝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為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惡言淮安王育廣平王弼等並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廢

恭帝

恭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三年春正月丁丑和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蒙寧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于周

東魏孝靜帝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寶之子也孝武帝既八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天平元年冬十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城東北大赦改元

武定五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薨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七年秋八月益殺勃海王高澄

八年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丙辰遷帝位于齊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稽逆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未忘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生遇黜辱者有甚於奕基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孫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賈終以守雌自資難茲運終天祿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齊本紀

神武帝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人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自有精光長頭高擢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媼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長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退歸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傾產以結客親故恠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泰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賈賈顯智為奔走之友孫騰俊景亦相友結孝昌

元年秦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賤榮蔡厲圖之不果而逃遂奔葛榮又亡歸余未榮於秦客先是劉貴輩榮感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急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鬣不踣鬻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林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常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實六運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賊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宋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賈六運耳因誡兆曰爾非其正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無難而孝莊誅榮及爾宋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勝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八洛執莊帝以兆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買兆因密覘兆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急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宋世隆等立長廣王暉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瀟八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辨以河無橋不得渡步瀟軍感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宋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瀟令襲其後步瀟既敗兆等以兵勢日威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坂瀟後之難除乃與兆惡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

之萬衆流八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惠之問討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順心者私使統馬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叔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馬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或遂出宣言受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提揚驛子願願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患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而無殺色徒汚人國士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滄口倍加約束織臺之物不聽侵犯將過秦地神武輒步登馬遠近聞之皆稱為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魏善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塔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元碑而立鄧閔帝欲覲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勃海王徵使八剋神武辟四月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雁倉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尊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繼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愁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萬祭中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反滅今以吾為主當饗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

軍令主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吳天下眾皆預願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墜上喻以討
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
敢讓焉六月德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爾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
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扶爾朱氏八月爾朱兆攻陷殷州李
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
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達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閭度律仲達不戰而還
神武乃敗兆於廣河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
陷八地

承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崔靈琮大都督
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爾朱天光自長安北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達自東
郡同會鄴眾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閭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馬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
陌騎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
面必擊之爾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言天柱我報讐耳
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
敗之爾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走紹宗反確鳴角收聚散卒成軍谷而西上初
晉泰元年十月歲星變改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
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頌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
之兆奔并州仲達奔梁州遂死焉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閭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即位授神武大丞

相天柱大將軍太師鄩還七月神武帥師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顥智等往事爾朱
粲皆反唯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除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峯口入爾朱兆大
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而馬居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
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賈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情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兆自銀幕容紹宗以爾朱 妻子
突城降神武以羞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爾朱仲達部下都督橋罕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
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銀王思政構神
武於魏帝時司空高乾審啓神武言魏帝之威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殺長樂
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救書於他領遂來奔於是魏
帝與神武降矣

天平元年魏帝既有異圖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登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審詔神武曰
宇文黑獺自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常事實理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遽詔及臣謀其
可否合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伐慮疑
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館接鑿左客邇盡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
而渡又遣庫狄干郭壇斛律金勳樂擬兵四萬從兵來達津渡遠冀昭實泰克雄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
荆州遣尉景萬敵曹恭備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乃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
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臣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侍佐令其博議選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

忠欽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承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馬遵兵千騎鎮建興蓋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慮船不敢向洛諸州和糧粟運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服伏人情杜絕物議惟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還濟州之軍令蔡倫受代使即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護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厭垂拱京洛終不足舉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間鼎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乃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構以誡節為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七月魏帝躬率大淑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欽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臨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遷於長安已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暹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馬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遷至洛陽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於魏是始分為二武定四年八月神武將而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燈陣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蠟盡死九月神武圍王瑩以執西師不敢應西魏章孝守王瑩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益射之每中其目用李

業與孤虛術萃其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三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沒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有星墜於神武營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以解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非揚揚尾志願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少堪敵事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責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大雅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丙午陳殿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天統元年改益神武皇帝廟號高武○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謀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取軍眾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人好士全獲勳為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志指事論心不高時慮懼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連失指畫多致奔亡雖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慮景裕以明經稱難殺以工書顯威以謀逆見禽奴家思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助力至南河梁岡北懷端端吐谷渾阿至羅威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文帝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恂神武長子也魏中興元年辛丑為勃海王世子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

神武試朝以時事得失辨折無不中理自是軍國善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司
刺史三年八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
是朝野振肅 元象元年擢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登擢唯在
得人又沙汰尚書即如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職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
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摛揚裁制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
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
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釋於街衢具論經國政府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相至者皆優
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暹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社不發
喪章宣司徒侯景授河南反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都丁丑文襄運晉陽乃發表告諭文武陳神武遺志親
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勅海王詔大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
敬喻武定六年八月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曼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
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都赴潁川六月丙申
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政○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八月辛卯遇盜而崩諡曰文襄王天保初追尊曰
文襄皇帝廟號世宗

論曰晉魏失紀中原為新齊神武爰從告部大號異方集戰而剪山徒一鹿以清京洛尊王匡國功
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惟過屠戮盡適所以逆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
外拓疆吏擢斥貪穢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部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
與古山報應未嘗影響然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獨生所忽蓋有由焉

文宣帝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逸神武第二子文襄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恠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解早言有相子也內雖明敏視若不足文襄每嘆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嘗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僮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從帝勒羣彭樂相格樂元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琨曰此兒意氣過吾取亦私惟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武定五年神武崩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逼賊帝在城東觀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席部甘自前斬羣賊而漆其前秘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誦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總度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或觸者為奪情始服○八年魏帝遜位別宮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御太極前殿大赦政元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丙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十年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時年三十一諡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遺內鑑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時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成讖從故深見輕肆家人亦以為不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禁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瑣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繁然兼以法取下不避權貴又有違犯不容動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謀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分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

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口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赴捷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

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

孝昭帝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母弟也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劉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鄆文宣以尚書奉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奏帝長於政術劉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益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案因取所御玉盃皆壞棄後益沈酒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廷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太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既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

二年十一月甲辰詔曰朕思此暴疾奄忽無遠今嗣子冲眇未聞政府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

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樞之望海內瞻仰同抱共氣家國所憑可道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叔倫嘗微
王統德大寶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諡曰孝昭○帝總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
腰大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者留心政術聞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儒薄
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及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門左右冀獲直
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
王之度頗為未孔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致致辱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滿澤
因被寵遇其樂聞也如此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殞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逞惜哉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都之後雖王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協從
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
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故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繁囿不承實由斯疾濟南雜業大革其弊風教
榮然婚紳緝幸版賦補助雖懷嚴誠而不能賢弘道德和睦親睦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
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辱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所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
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料對先代
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暭關右實
懷兼并之志經謀實購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墓乎止
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下許也

武成帝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帝母弟也孝昭崩道詔廢帝入統大位

大寧元年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

河清四年夏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詔於皇子大赦改元天統

天統元年於是廢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

後主

後主諱諱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少美容儀武成時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篡大業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禪位於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三年大雪平地二尺是秋山東大水人饑

武平七年冬十月周師攻晉州出兵大集晉祠帝列陣而行上難極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歛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故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二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丙辰帝幸城南軍營營將士其夜故遺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賾即叩馬諫乃迴之都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李珣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眾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延宗與周師戰于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廣寧王孝珣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時士帝不悅辭律在

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督為帝撰亂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眾將令之不獲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摩哈將士莫不解體引高元海宗士素慮思道李德林等欲謀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元元年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周師至紫陌橋發已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太上皇并皇后持幼主走青州至青州南郭村為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塞主禮并太后幼主詣王俱送長安封帝蓋國公至建德七年並與宜州刺史穆提梁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後主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為而言語深妙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親私昵狎未嘗交語謂之無愁天子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梁肆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顛河洪珍各擁機權各引親黨起居非次官由射連徵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鄒馬則藉以乾屬狗則飼上孫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道遠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獻龍道通者也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蠟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嘗須微朝夕辦當粍者因之貨一而貴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弊哉空竭乃囑諸任宰實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達鄉官亦多產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穢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依稅百端

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惟薄濫職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受押庸暨奉以朝權惟薄之間
 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
 下何易可經又河南河間樂陸等諸王或以時媒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
 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才始自襁褓至于傳位福以正人聞其善道奉
 德所履異乎春誦夏誥通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婢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講絕之媒恣
 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強見淪昏罕提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誠委諸凶族內
 侍惟懷外吐絲輪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博噬無厭責微繫官裕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
 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果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郭文貞公掩微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期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夜君有君
 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推守文如反掌馮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玉室是賴中
 夏定心文宣因累世之資廣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遠遷魏鼎懷蕩蕩非常之才運任奇不測之智網羅
 攸又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諸
 場無營胡騎息其南侵秦又不散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
 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運身危逆順取守外教內茲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
 齡不永績用無成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武成即位難道陵遷昭襄之風推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
 崩離眾潰於平陽身擒于香土天道深遠或未易揆吉凶由人抑可揚推觀夫有齊金鼓控帶遐阻西
 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朔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兵甲之眾寡校節

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智藏輪稅之富未虧也士庶兵甲之眾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栴風極其溺而救其焚信必實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其具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破損物益己躬牆峻宇甘酒嗜音郵肆通於宮園禽邑荒於外內保壘作夜固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執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帝聞憂楚必入視人如草芥從喜如順流倭閭處雷輻之權婢媪擅回天之力貴官禦獄亂政淫刑刺殺被於忠良謀位加於犬馬捷邪並進法令多門持執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亂離頓踵周道或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靡例戈之救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錫金石者難為功權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嬖婦之選無己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騰其欲所謂火既熾矣吏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徵未大夏不備延期過庸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救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1000

1000

東萊先生北史詳補卷之二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周本紀
文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自出炎帝炎帝子孫適居朔野其後有葛鳥
克者祖武多算略解平本以為主是繼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得王璽三組文曰皇
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弁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
居遼西是曰獻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臣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
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慕容儼於代郡陵隨例徙居武川即為其郡縣人馬陵生索
系生龜臨生皇考松並以武略稱朕任俠有氣幹武成初追諡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子也少有大
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於脩德帝時年十
八榮下任將即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爾朱榮遷晉陽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
他罪謀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兒自理解皆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
從賀拔岳討吐谷王顛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富都子晉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
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其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
未必弒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
遲恐人情變動若來此說說事無不遂岳大喜即命帝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為前銀運
至華陰高顯壽及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帝為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除爾朱氏

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說陳忠款其託左右苦求
 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
 未檢者憚公兄弟耳侯其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為歡忘但為之備圍之不難合費也頭控強之騎不下一
 萬夏州刺史斛拔獨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訖丘陵伊利
 等戶口富實本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關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輔氏
 羌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極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容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
 衛將軍遂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漢接冠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皆舉帝岳曰宇文左
 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况吟累日乃從眾議表帝為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
 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破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
 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眾散還平涼未知
 所屬于是趙貴言於眾稱帝英姿雄果若告表必求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
 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然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眾
 心自離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眾帝至安定遇之於傅會吐哺上馬
 謂曰負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爾耳隨人兩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
 其物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子時魏帝將圖神武間岳被害遣元毗宣旨告岳軍遺是洛陽
 此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殺遣還悅既討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
 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齊討悅及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
 乞小停殮帝已在討悅而木刺朝有且眾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利牲盟誓同舉王至魏帝因

詔帝為大都督即晚督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以殺質拔岳罪三月帝進軍至原州眾軍悉集論以討
 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兒子遵為都督鎮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
 狹闊大雪平地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眾遂
 離散聞大軍至且退保洛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水谷帝至圍之城中帝即輕騎數百趨洛陽以臨悅軍其
 却將皆勸悅退保上邽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士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
 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達悅至帝屯山新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
 老羸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篋歸帝知而罪之即割賜將士眾大悅齊神武聞亂竄樓遠使於帝深相
 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疑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梁禦
 率步騎五十將鎮河渭合口為圖河東討帝乃傳檄方鎮稱歡逆亂微兵致伐今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
 或據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燒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連角天地毒被人思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
 稍逼宮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募府躬自東棘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虜帥百道俱前
 縲製賊臣以謝天下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
 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羊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東王羅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
 吾使遠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眾咸稱善○七月帝帥眾
 徑自高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魏德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鐵武
 牢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晚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上以萬眾之重不能度河決戰
 方疎津據守且長河萬里糾架為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
 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試之與斛斯格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依衛奉迎謁見於東驛

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却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廢公
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大統元年正月魏帝進帝却替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
改封安定郡王東魏侍司馬子如冠潼關帝軍霸上乎如乃回軍自蒲津冠華州刺史王羅擊走之○三
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侍衛秦穆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秦每先驅下多銳
將謂曰賊據吾三面又造橋亦欲必度是欲縱吾軍使秦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秦每先驅下多銳
卒屢勝而騎分襲之必尅尅秦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棄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
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若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
則道橋未能短度北五日中午取秦必兵廢戍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實
秦卒聞軍至陳末成帝擊之盡俘其眾斬秦傅首長安高昂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
還八月丁丑帝幸李弼獨孤信梁樂趙貴子謹若干忠怡奉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莫武等十二將
東伐至潼關乃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板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十長安戍子至弘農攻之城潰禽東魏
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守將高十走度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郃郡皆歸附先是
河南當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懼秦東走蒲坂將自后土濟還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
亂齊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將度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羅乃涉洛
軍於許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諸將以眾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
轉睦撥公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濟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
辰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已休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
地置陣此東十里消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

僅及於葭蘆中間鼓聲而起日捕齊師至望見軍少競奔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文帝叱數士皆奮起于
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鐵騎橫擊之魁其軍為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
飛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甲兵獻俘長安李穆曰高
歡既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魏帝遣柱國大將軍增邑李弼等十二將亦進討焉○十
年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補益之魏為五卷
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道焉數年間百姓使之○十七年三月魏文帝薨皇太子
嗣位帝以冢宰總百揆廢帝○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為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三年正月始
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魏帝有怨
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為恭帝○恭帝元年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
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輝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
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帥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統騎先
屯其城下景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剋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
免者二百餘家立蕭督為梁主居江陵為親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
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
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樂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亦
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眾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九月帝不豫遷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
輔嗣于十月乙亥薨于雲陽宮選長安發長時年五十孝閔帝受禪尊孝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正
尊為文皇帝○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違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其豪一見之者咸恐

用命沙苑所獲回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恆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隆羅尼文帝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為大帥

大家寧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為周公唐子詔禪位於帝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舉人視聽也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令親屬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爰氣之祥有黑水之議服色宜尚馬制曰可○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桓以先朝佑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謀護帝許之又引宮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恆為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羣臣入因此謀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許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并謀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遠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能為略陽公以弑廟時年十六植恆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謚曰孝閔皇帝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孝閔踐阼遜位柱國轉岐州刺史孝閔廢母公護遣迎帝於岐州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家寧晉公護為太師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既都

簡中冠改稱京兆人

武成元年春正月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摠於護

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粒過喜庾子大漸詔曰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圖魯國公彘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謂非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帝崩於壽延殿時年二十七諡明皇帝

論曰昔者水逆將終犀山致命或摧成震主或釁連滔天咸謂大宥可以力致神靈可以未得而卒誅夷燧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悔乎周文爰自潛躍學無一旅驅馳戎馬之勞蹻足行伍之間時屬興能運膺啟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讐再賀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旗渡之敷沙元有昆陽之捷取成定霸以弱為強紹元宗之哀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據伊瀍乃播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規德刑並用勳賢兼敘遠安通悅俗阜人和德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大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家廢魯公成夫輔之業昔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較德論功雖有餘裕至於湛官制勝闔城擊犛蝮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乘於德教斯為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庸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慕太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禍惜哉

武帝

高祖武皇帝諱昱字福羅英文帝第四子也武成二年四月帝崩遺詔傳位於帝帝因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

建德四年秋七月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右泉錢聽入而不聽出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言往以政出權無所恃自親覽萬機使關東討惡衣非食糧甲練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王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羣臣咸稱善丁丑下詔暴齊氏道惡以柱國陳王純為前一軍總管榮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一軍總管鄭公達奚震為前一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二萬趨黎陽隋公楊堅厲賓公侯莫陳迥每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眾一萬守太行道中國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帥六軍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齊境禁伐樹殘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帥諸軍攻拔河陰大城攻子城未尅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琰師水軍焚舟而還齊王憲于翼李穆等所在剋捷降板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樂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

五年冬十月帝復詔羣臣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尅平寇于時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統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嚴軍以待擊之必尅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事者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紀公亮為右二軍總管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將軍雲暮為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於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帥精騎二萬中在颯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琕軍川大將軍韓明步兵五千守子嶺高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絳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蒲谷

攻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兵一萬守汾水關道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
洞永安二城並殺之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齊晉州刺史崔暹夜密使送款王凱應之未明登城
遂尅晉州甲戌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以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自并州帥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
之乃詔諸軍班師齊主遂圍晉州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爲晉州聲援發已至自東伐獻俘于大廟丁酉
帝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晉州庚戌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
從數人巡陣西至數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逐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
良馬何所之齊主亦于潞北外陣中後齊人填澗南引帝大奮勅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
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圍請送
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慮軍直進
則壁望風退散景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棄集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鄆國公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
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鄆是日詔齊王公以下示以逆順之道於是齊將帥降者相繼戊
午高延宗僭即偽位改年曰德昌己卯軍次并州帝帥諸軍合戰齊人退帝遂北及城東門諸軍遠城置
陣至夜延宗帥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踉蹌大爲延宗所敗齊人欲敗門以闕下積尸靡不得闕
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帥諸軍更戰大破之會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昔天厭水運龍戰
於野兩京否隔四紀于茲朕垂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邪人於海內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欲推溝方
欲德殿未服義征不諱偽主高緯放命燕齊急使典刑仇提天紀加以背惠起郵素信忘義朕應天從物
伐罪弔人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強敵僞署王公相繼遁走高緯窮數處逃竄單聞僞安德王高延
宗提援之間逆竊名號與僞齊王莫多婁歡等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王威既振衆潰鳥離破竹莫離

建鎮非易廷宋康散祿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簡而未冀北河為傳檄可定八絃共賞
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橐塞無疆之慶非獨在于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恩覃
惠澤被之率土新集臣庶皆從蕩滌可大敷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偽朝
亦從寬宥官祭次序依例無失齊制偽令即宜剷除御魯播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良宜錄錄○丙寅出
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於西帝師六軍趨鄆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鄆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

拒守諸軍營擊大破之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勤退之甲
子帝入鄆城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恆於青州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齊任成王潛居冀
州擁兵未下遣齊王憲與隋公楊堅討平之齊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
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十
一月於西陳將兵明徽使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與戰不利遣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鄆公王軌討之
宣政元年三月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禽其將兵明徽等俘斬三萬餘人夏四月庚申突厥入寇

幽州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騶悉從軍聲已

帝不豫止于雲陽宮景中詔侍諸軍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具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諡曰武皇帝廟

稱高祖○帝沉毅有智謀初以胥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觀萬機姓已屬精

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兩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厚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有懷

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楹拱

其彫文刻鏤錦綺暴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帝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精教習至

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裔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酒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史廢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也此其志

宣帝

宣皇帝諱賢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大象元年立魯王行為皇太子二月詔傳位於皇太子行大赦改元大成為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

所居稱大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

二年五月乙未帝不愈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帝崩於大德殿時年二十二詔宣皇帝○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過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醴醢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懼成嚴矧情修飾以是恐不外聞

靜帝

靜皇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宣帝於鄴宮傳位於帝居正陽宮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路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以柱國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楊州總管隋公楊堅為欽賞錄左大丞相帝居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左大丞相秋七月癸卯刺史宇文胄舉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綱舉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內外諸軍事己酉鄴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公王誼為行軍元帥討之九月壬子丞相去左右跪隋公楊堅為大丞相冬十月大丞相隋堅加大冢事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郡為隋國

太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二月甲子帝遷位于陪居于別宮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帝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于戎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被一此武皇繼業未親薦機應違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乘餽人之有譽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勲斯集捷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帖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精武窮兵雖見譏于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主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擾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居臨泰回肆毒逆宣后之行事身殺己為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外挾孫劉之詐威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速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奪之威津塗動玉無救宗周之頌嗚呼以文皇之經啓洪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記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后妃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意熾烈入帝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諡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妻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大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禮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幼時之恩並極尊崇崇之義雖事異典禮而觀過知仁孝文改定內宮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女

夫御女視元士及齋神文武文襄俱未設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嬖如茹女稱為茹茹公主文襄既尚外朝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媼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負數孝昭內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舊城王母秦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周氏率由極制內職有序文帝創基修祚席以儉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嬌狂宮闈有貴魚之美戚皇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漢豎難篇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復斷早榮之所及無隔險設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惟而抱青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繁榮也人厭苛政弊事甚多文帝之祀息諸特由於此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疏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二曰尚儀三曰尚服四曰尚食五曰尚寢六曰尚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曆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闈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媼者時后妃嬪御無簪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游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

文成文明皇后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性聰達自入宮披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太后以帝當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極十八篇文多不載

齊武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姜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嫡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復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
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媵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臺密謀秘策后常參
預及拜勃海王妃閭闔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性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
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夢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
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虜言請精騎二
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懶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適於蠕蠕欲娶
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顧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
絕勿領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侍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
未嘗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彭城太妃

彭城太妃介朱氏蔡之女純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妻妃見必東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
公主遷介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僕別行不相見公主引魚弓仰射翔鶴應弦而落妃引長弓
料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後主皇后

後主皇后穆氏名那利本斛律氏從婢也母名輕實本構子倫好也轉八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
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輕霄面照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年於後主先是童
謡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的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的也

馮淑妃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之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芝然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欲於三堆晉州五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故圍言非吉機及帝至晉州城已破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道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道遠橋盤作舍人以不遠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橋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棊翟等皇后履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茂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履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梅嬪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襄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後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履一老姬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還宮以淑妃賜代王達甚愛之淑妃諱范因強斯作詩曰雞家今日竈爐爐昔鳴喚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達妃為淑妃所說幾致於死

魏宗室諸王傳

元長

元長高涼王孤之孫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孝文遣都長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賜美酒帝曰關公一生不笑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祀脫大笑宣武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長以河橋為絕路狹不便行緣又秋水泛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官車從京出者半令輪石一雙累以為岸橋關朱性便利近諸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元志

元志河間公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著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斛承華蓋駐道劾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僧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聖沛自應分路播鏡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度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密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驤自彫密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貴則鳳其在本枝也

元暉

元暉字景襲少沈敏涉文史宣武即位為給事黃門侍郎連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嚴之於權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暉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凱鷹侍中連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郎二千石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萬州刺史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聞首尾相饋道路不斷

元叔

元叔字賈仁嘗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叔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強曰秦州河東杆袖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陳留王度

陳留王度姿氣魁傑武力絕倫每以手細短太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異殊異代京武庫常在而志之常以稍刺人逆賞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偏進故人爭取引不能出度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懼餘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常先登陷

陣勇冠當時敵無寡寡莫敢抗其前者及楚舉國悲歎為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樹者歎

元戎

元戎即王字文若紹封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火與從兄
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道將謂吏部崔休曰三
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道次中山早白太多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環未
若濟南備圖方○或姿制闊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愛秦郊廟歌詞時稱
其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移紹興或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遠吐嘗自以比荀文
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

任城王雲

任城王雲和早五年封少聰慧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郎大官德詒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
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豈魏末之有華大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願思
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君宮
正統奉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端蛇把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白夷狄
之馬初不見武頭槍若今武槍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誓遣之於是相率而散方駕而
前大破之獲其兇首除開府徐州刺史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貨一無所受再
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輪絹五尺裏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布告天下使知勸勵
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性抑豪強盡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
薨於州謚曰康長子澄

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鬚髮善舉止言辭清辯嘗若縣鐘樂封加征北將軍以底亮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屈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欽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疋以旌其能○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室孝文詔澄曰昔鄧子產鑄刑書而管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蕃弱懼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與萬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庚華來朝見澄音韻道推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奏曰魏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銜蘭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况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蓋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復兼右僕射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況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而觀德故遂命之次之擬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安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澄子順

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嘗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造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誦書為志愛古性褻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詠誅虛室宣武時上觀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攀援重天下人上堂虛拜伏順嘗懷刺詣掌門者以其年少答

云在坐大有音客不肯為逆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賊也及見直柱登林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惟
懼而順將吐傲然若無所覩掌謂眾復曰此兒憂憂尚爾况其父乎及去掌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

數十

魏諸臣傳

衛操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會衛璠以操為牙門將後朱勰魏說植轉二帝植帝任以國事帝崩
操立碑於大邦城南以頌功德操以持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八國者衛勰衛崇衛清衛況改繁
王發范班賈慶賈備李壹郭乳皆為植帝所表授也

劉庫仁

劉庫仁字沒根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長俠有智略母早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後以宗女妻之符堅
以庫仁為後江將軍河東魯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攝道武及衛養二王來者為慕容文等攻殺庫仁庫仁
弟春總攝國事後庫仁子顯殺春而代立又讓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大破之

奚斤

奚斤代人也世與馬放斤機解有識度整國初與長孫肥等領統禁兵後以為侍郎魏道左右皇始初與
宿衛禁旅從征破高車請都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鄴兵將軍詰以斤世忠者贈其父軍長子又詔
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遷爵為公太武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文武即
位道將宣城王仍為司空任赫連昌平西軍長安秦雍臣見皆奉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斤
聰辯強識善於談論遠近先朝故事雖未嘗是時有所得聽者數美之直若九年元年八十九

叔孫建

叔孫建代人也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季習蘭部素從左右登國初與安同等十三人逃典廐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毓使慕容垂歷六戎乃還賜爵安平公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為正直將軍連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以功賜爵壽光公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宋所憚陰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代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威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乎原十餘年終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輒不為寇太延三年薨年七十三諡曰襄

論曰帝王之典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威福朕朕託身馳騁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厚仁忠以為心感衷不二純節所存其意甚遠真斥世稱忠孝征伐有趙叔孫建少履誠勤紀著庸代臨邊有行也

魏列傳

燕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緯曉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主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殿前帝常使符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道一時雄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輻重相震之苦經行遠投因敬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眾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遂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帝遣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因

請於符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其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廆仁勇而有智識弗銜辰較猶多
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長孫乃存而
必之是陛下大患於亡國也堅從之厥尋東還道武即位歷行臺尚書具見苑更

檀宏 浩

崔宏字玄伯清河郡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宏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之收冀州感心禮
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為賓友眾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
母疾不就太原郡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聞為丁零翟到及晉叛將
張願所留都軒致曰斯人也遷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鶴雀飛沈豈不惜我任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
左丞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臺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象對總機要革創
制度時帝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諫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
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隆隆為國宗或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從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
廢始基之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上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
魏慕容亦亦事道統土夫親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
武從之於是稱魏○時命有司制官爵擬朝儀叶晉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
大夫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今儀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
車乘帝聞益重之厚加儲賜時人亦咸慕其德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循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
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嘗誇許帝亦不語說尚宏帝引宏論漢書至異故說漢
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唯歡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民族美處不得尚

馬神瑞初諫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
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請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眾雖多而無猛健王將所
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計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善光侯建
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卒追贈司空諡文貞公子浩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道武以其上書當置左
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
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帝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
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策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
繼叢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其為寵密神瑞二年秋殺不登太史令王亮
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議書云國家當都郡大樂五十年勅帝遷都於鄆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
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有畜無算號稱牛毛之取今胡守舊都分家而從恐不
諸州之地參居郡處森林之下不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強可
及螭蟠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患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須欲救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
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雖轉而出糧咸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
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軍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書人問
浩曰今既無以亟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備軍下之戶諸州既殺若秋無年願更闢也但不可
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贖之來年遂大熟○初姚興死之前敕太史奏英德在乾
瓜星中一夜忽滅亡失不知所或在朔下入危亡之圖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也乃召諸儒議與

史官求其所請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於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營落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秦惡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請而妄說無稽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秦惡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說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求假道召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則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亦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未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動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貪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應遠雖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處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媾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岬城為晉將米超石所敗帝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陽以軍絕且嚴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基容垂浩曰垂來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提出塞繼不因一卒之用倉背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而摧虛備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

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道情騎南來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落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脚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關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其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知名帝曰屬焉何如浩曰屈西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叛報復舉恥乃結蟻蟻甘德於姚掣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醪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奈何國朕其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業以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憎骨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其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東代皆而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東南為海池射鳥聞之駭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曩將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虛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差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言拜請不過數十行雜乘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矣生所謂家人望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暴虐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病頻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國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強聖業方融種以除災幸就平愈普景見災修德榮惡退金願陛下道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開昧之說致擾聖思必不得已請陳替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備武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

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願在帝心者以充密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
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罔神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
年漸一紀明睿溫和眾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入而擇倒錯天
倫則生積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妙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今太武
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長孫嵩真斤安同為左輔坐東箱西而浩與穆觀兵堆為右弼坐西箱東而百僚
總己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
社稷美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議吾幸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
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
志於天下矣○會聞宋武帝粗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款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
下不幸今死乘柔我之難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再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
孝子義足以動諸善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恤其凶灾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
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意益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
之地帝銳意南伐不從遂遣真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
圍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
為限列置守宰收飲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而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
請先圍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
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遠
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息欲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

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象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常兼修儒教補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屢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性敏遠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指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生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英靈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翼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復討昌次其城下收眾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四揚沙昏冥管者趙悅進曰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于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難絕宜分軍隱山奔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麿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仇齊推赫連昌太史蔡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靡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美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深等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會鼎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旗頭之國蠕蠕高車梳頭之眾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意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羸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甚

說當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者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真不來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及乎哉世人皆謂深辭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特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竊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而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眾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眾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鬻識腹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而寇抄舍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說牧牝馬聽駒驅馳難刺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因弊可一舉而滅焉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前復顧慮不能來將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十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廩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吳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擅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廡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宜數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南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誠

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銀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錢書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
 闕以異事武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之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
 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謀謀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
 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因令敬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尾懦弱手不能擊弓持于其胃中所懷乃斷於兵甲朕始時雖
 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越提皆此人導吾今至此矣乃救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
 皆先詔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
 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虜
 虜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殺兵奄至故揚聲動眾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
 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
 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性擊之萬全之計在胡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
 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
 心既不獲聽故數觀賊動以恐朝廷昔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
 今結雲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行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
 憂在危亡三也突武伏匿於翼於飛札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魏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
 地利後觀天時故為舉而為全國安而身懸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
 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
 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眾乃從公卿議浩復固事不

從遂遣杜超領郡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帶關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君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散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郭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勢弱以此觀之倖免情見正望固守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邊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寇軍安胡軍還獻南倖肉說南賊之言云宋救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運浩司徒時方士初鐵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植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福天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纒秦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帝應期受命開拓鴻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勳教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國史當冀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德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收捷以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勝捷不知所出擒之必矣收捷幼弱諸弟驢志事權縱橫人心雖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莫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

牧捷而垂下國難心不為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降罪未甚仍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斤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車來必完堅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高書古鄠李順之徒皆自曰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開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之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欲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前何可其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皆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馬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微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進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廻還復獲賊告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雲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津海期日有定而潔假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要在

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而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懸所在擊蛇之法
常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
之未便相傷恐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
北山果如浩言軍興所越帝悔之○帝遣子河西詔浩誦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惠匈奴強臨故開
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成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
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從其人案前世故事之長者若從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寇而
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之陛下以此事關遠竟不施用知臣愚意猶如前議莽從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
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言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收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詩尚書
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說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慙性弱劣更
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涉共鬼神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矣語者
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
誤四千小誤甚大不可言盡臣慙其如此今遵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
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愿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
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
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龜二年詔集諸
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彥海繼范崇鑄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堪鄒標
素諸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勳業并勸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屬遂營於天竺東三里方
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者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曠在衢路北人咸悉注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

有司案活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瘞狀活服受昧在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大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奪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耀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弟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婿依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懷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為代體以示不敢犯因其諫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嘗其近多裁削續連以為法楷

張象 伯

張象字洪覆上谷人也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進姑蠕五六百里諸部帥聞象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象殺到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而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象曰卿曹外人知我前聞三日糧盡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散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覺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象常參大謀每告人曰王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壽也象氣名委贊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其兄弟乘機共相疑阻象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釁竄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駁石為臺以記功德乃命象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象言於道武曰寶來濟遼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雖與弟鋒宜戰師以傷其心帝從之果破之來會○象遇初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嘗問南州人於象象與盧溥州里數語屬之又未嘗與溥相識聞風稱羨象年過七十閭門守靜手執經書判定未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為之象弟恂恂字洪護隨兄象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遠大業帝深加器異象始初拜中書

侍郎惟懌密謀頗亦參預出為廣平太守向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連常山太守向開建
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向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
第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子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所歷著稱有父道風代子長年為
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折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懷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
故致此親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胤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
馳譽處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
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其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馬屬明元為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
雖計從寧靜區夏逼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邈遠遂不自全豈息蓋弓城人惡其
上將器盈必墜陰害昭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象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
云洪讓世著循史家風良可貴矣

長孫嵩 位

長孫嵩代人也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明元即位山陽侯
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曾特對格之代建明元假
嵩節督山東諸軍事軍頗失利認假格道格於舟中望嵩慮蓋道以郵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
厚答之又教簡精兵為戰備若格正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嶮關必與
姚泓相持一死一傷眾力疲蹙比及秋月徐乃來之則格首可不戰而靡於是叔孫建等奉河越洛遂入
關嵩與建等目城阜而濟魯諸屯戌皆望塵奔潰格短長安嵩乃班師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

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長孫翰莫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禮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收獵陰山多殺禽獸皮骨筋角以充軍實亦能於破一小國大常集浩曰大禮遠陲為遊疾追則不足經久大禮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帝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舉軍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遂年八十諡曰宣王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大冑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周文臨夏州以為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刑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刑等十二州諸軍事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鄜縣令泉瑋為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瑋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重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送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刑變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諡許之吏人又以儉扶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儉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貴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讓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數斷陸內懷異討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微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為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畢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為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刑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諡以儉操行清白兼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為賜以雜絲粟

參以彰其美儉嘗請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且達善竟無稍吝其謹懇若此以疾還京詔賜甲第一區後施於夏州總管諡曰文

長孫道生 紹遠

長孫道生高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正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道將到房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還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從年八十三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夙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部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弟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休結起家廢道生還歎曰昔嘗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猛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服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廣如道生及年老頗感其甚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曾孫黃歸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而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探壽春承業諸子脫果裴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大統元年從諡曰文宣子子彥子裕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博覽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水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繞一編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身漢之蕭冠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樞樞六宮建拜大司樂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

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
方始克諧乃啟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難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
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精神作降為世詔曰朕以
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遠鑿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
遠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
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
天子用八非無典故驟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
天位專用八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
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索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
為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李
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
為宮大呂為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
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
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
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不以夏之正月祀
感帝於南郊元朔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
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
綱則三屬可反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

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鐘以為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鐘為黃鐘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制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武帝詩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降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鐘數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禮帝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音兩望體本來直草訂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遠疾未獲而陳慮有司遂捐樂器乃與樂部祿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穆隆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于戈事乘揖讓反求經義是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筭虛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鐘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鐘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罔林鐘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報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獲疾甚乃上遣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之云天子縣二八種氏之鐘十六母句氏之磐十六儀武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禮典章揚輝而言足為鏡鑑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泰漢以運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福不勞故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指曰獻號樂祖配祭廟廷

論曰昭成之末眾叛親離長孫嵩厚沈攸之任重王室慮事世變為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其矣儉器撤廟允智謀通瞻堂堂焉有公輔之望寒寒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

蘇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列朝野門社世祿榮後昆維漢世八王無以方
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孝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也乃獨擅雄辯不然
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保茲世祿不亦宜乎

于栗磾 後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與公孫蘭潛自太原縱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
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驍將也劉
裕之代姚泓栗磾慮北侵據冀壘河上格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
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
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楫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累遷外都大官早刑折獄甚
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喜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憚惜
之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宿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
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
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等謹請馳往諭之謹兼
解請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從後介宋天光
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謀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
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
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拔天子而今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
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

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寇與齊交通將謀保軼其兄子岳陽王啓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
譽遂結陳據襄陽東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錢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綽討將如何謹曰矧兵漢沔席卷
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勅據守雖郭是其下策
儉曰裁解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釋懷而無謀多殺少斲愚人難與慮始皆變邑居既廢漢移當保羅郭所
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
謹至悉眾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立蕭譽為梁主振旅
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搢極歡賞謹奴婦一千口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
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
臣猶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空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
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
於中樞南向太師晉公設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楚國公寧升階正烏皇帝
升立於齊履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饗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酬有司撤訖
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稷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
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王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
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
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
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偽誠願陛下慎之三

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及晉公發東代謹時有病勢以其宿時舊臣請與同行
詢訪戎略軍遂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統年七十六詔曰文○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
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
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歲請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貴當時莫比子實嗣定弟翼
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孝順帝踐祚出為涪州刺史翼又實先蒞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
寬簡夏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掠鄯州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都督遣翼
赴援不從秦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
攻圍障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撫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明帝雅愛
文史立解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願焉乃至蕭瑒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
曰瑒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等等差矣
明帝崩翼與晉公勳同受遺詔立武帝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
而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
邊境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備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敢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
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
有知者遺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駟請翼問翼翼等咸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兗禁趨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
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一材即斬以徇由是百姓忻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
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樞
到洛陽齊獨孤承業關門降河南九州五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獲見翼並壹轡道左除河陽鎮

嘗仍徙探州陳將魯天念久聞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夏初樹拜大司徒詔翼總長城支亭都
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虜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
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擲握手極歡數日拜大尉三年遷於本位
加贈六州諸軍事蓋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東碑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己下物豈不溢加斯亦諸將所稀矣謹負佐
時之略達輿運之期為大廈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歎司樂而
常以滿盈為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
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衝難勢力足以勅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
隨時之美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哉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三

魏列傳

崔暹 後 附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暹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逮黃門侍郎及慕容驎立暹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暹暹曰雞鵠食甚而改音持稱其事可取以贈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暹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其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使晉救暹與張袞為書帝怒其失旨默策賜死後晉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暹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饒容五世孫後

懷字長儒齊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應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慕容威言節閔帝賢明可立社稷懷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舊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懷恃預義旗頗自矜耀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逃還鄉里天平中授徐州刺史初懷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懷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為之又欲隨收不孝之罪乃以崔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懷備利史商薄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指古力也收語寔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功何稽古之有懷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懷有文學偉風貌端凝如神以簡責自處齊神武言崔懷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過趙那多渾將聘梁名輩畢華持酒正歡懷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氣如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

人那得不畏服校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惠太后為博陵王納陵妹為妃教其使
曰好作法用勿使直家笑人婚夕文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校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
由陛下校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語表微多校所為然往修賦財色於諸弟不能盡叙
稱之美世論以此讚之校子瞻

瞻字彥通景台善言止神似寂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穎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
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簡雅有風譽見瞻教謂邢昺曰昨見崔校兒使為後生第一神武呂與北海
王昭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廟祕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
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懷俱侍宴為詩詔問邢昺等曰今瞻此詩何其父成曰懷博雅弘麗瞻氣
調清新在詩人之冠覽宴罷咸共嘆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
旋皆一時多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蔬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龔亦為御史伺
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人不命之茹裝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筋恣情飲噉瞻謂曰戒初不
喚若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宣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
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史事謂容止醜陋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後
弟仲文有文學天保初校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而風連麗常放教多宿醒未解
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

王憲 時 琳

王憲字顯則北海人也其先姓田奉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往仕得聖位至
相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大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為上谷太

守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綺布帛珍羞禮賜天安初辛年八十九諡曰康子凝
曾孫斯

斯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壘舉手極上為奉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斯輒乘暹悅與府寮飲酒坐上皆引滿酣暢斯先起卧於閉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怒府亦可謂仁乎斯曰商辛沈湎其亡也怨諸府主自怨微棄佐數任其營悅大笑而去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儀奏言比因多致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如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斯即正冠而致容焉○斯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醒藉世號王氏九龍斯弟暉昭暉昭最知名

暉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澹雅有器度好學不修其容儀有風則魏來隨母兄東適海陽與郡子夷遊處子良愛其清恬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獨即意識深遠賦述不羈簡於遠次言必諸理吟咏情性懇懇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取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假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暉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還鄴遊遊鞏洛阮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峻山浩無有終焉之志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暉與魏季景盧元明同契往天峻山浩無有終焉之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暉勿自疎暉曰我少年以來聞要人多矣充禁少時鮮不嚴贊且法貴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摛求迫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曠熟耳百官書暉射時中的當得賜為不書前首司不與暉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孝昭崩暉哀慕殆不自勝因以贏敗武平初還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性開豁寡欲雖王事鞅掌而推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闕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遊遊登臨山水以鼓瑟為事人士謂之方外焉暉晉桓賦詩曰日落應

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顏得無以魚鳥致怪焉
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封贈 四 陸 之 執

封贈字處德勃海滌人也兄弟兄弟超太尉總有才能能傷文武爭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任慕容
寶寶飲歸魏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鮑應對詳漫府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避爵為侯卒官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瑞溫精等謀亂伏誅以族子叔念為後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為應度夫都官二尚
書冀州大中正鄭雲瑠事長秋卿劉騰貨繁顯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往請回坐未定問回
安州與生何事為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送
問與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長子陸之

陸之字祖裔寬和有度量陸之首春神武短略奇謀皆密以啓開手書刺慕容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
太保謚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陸陸之頗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為之流涕今以太
半就祭○陸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為冀州刺史每臨冀州
州中舊風曰我封公復求其得物情如此曰族叔執

執字康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執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
者多矣頗自修潔保容甚備或曰學士不自修飾此賢何獨如此執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
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勉退清河王擇義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執議曰周官述人職云夏后氏
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聰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五室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
則三代明堂其利一也景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華明五室之美得文數矣是以鄭玄又

考案格批

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牖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氎為之質飾赤緘白緘為之戶牖皆典藉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禮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武通祭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室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室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令聖朝欲導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利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糞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執深為郭祚所知祚嘗謂子景尚曰封執高緯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達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屬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執既以方直自業高緯亦以風概立名高肇拜司徒緯遂迎往來執竟不詣緯顧不見執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想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執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奸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防森四戒文多不載

論曰後漢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為災休立身有本富官者稱長德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為累况未足踰其高下能無及乎聽詞積推風神秀俊因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先家世隆之勳勞霜素子瞻實隆堂稱可謂載德者矣

古制

古制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養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業後改名弼言業有輔佐才也太武帝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侯爵位侍中更領尚書典而部奉事業謹總攝焉

機微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違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渙而請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
中事功名等於藪藜而應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園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
遇帝與詔中射樹慕志不聽弼侍坐良久不獲中聞乃起於帝前掉樹頭擊下林以手搏其耳以拳
歐其背曰弼此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慕曰不聽奏事遇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
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還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
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寡愛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
人者雖獲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
弱者太武大怒曰去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克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厲言
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整避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海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兩
虜未滅救馬之志規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還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甯避死乎明
主可以理千此自吾罪帝聞而數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後車駕回於山北獲
麋鹿數十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速之速遂還行百
餘里而弼乘至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豬鹿麝食鳥鷹雀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給還使得收載
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太武即位與張黎坐議不合帝俱免有怨語之言其家人
告巫巫伏法時人冤之

劉深

劉深長樂信都人也明允履疾太武監國深與古弼等違侍東宮對經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
以大任及漢軍圖朔建威推其能違尚書令改為鉅鹿公深又在帳裏侍從自尋帝心稍不平時讓代姚

蠶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澤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與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太武之徵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即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當有名姓不肖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歎引搜蓬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秋隣及嵩等皆夷三族

伊 該

伊該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農初擢為侍郎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該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尅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該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該智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術青雀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該為尚書封郡公該以尚書稱殷公高至東蘇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

薛 彪

中

薛彪子代人也為內行長與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為枋頭鎮將素剛簡為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為鎮門士及殿之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郡安下郡太守張舉成以贓行彪子素之於法安等違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卒遂曰文字取字委珍形貌疎偉少以幹用為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舉答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都

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凶惡召集於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錢百反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取乃上書曰臣聞錦殺雖輕不妻之以學到瑚璉任重寄之以弱力若使還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厲次若百魚動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請郡縣之職更舉先盡擇才並學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勤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宜容老而棄之將佐坐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夫宜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舉首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對元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秦宗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遷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既立多選閭閻舉動斯人不過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為侍中都督尚書連尚書令進位司徒類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尉元前大鴻臚卿遊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順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所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列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於牘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

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誠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

宗弁

宗弁字義和西河人與李彪迭相祇好彪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任鄆遠尚書郎中郎中李文曾同朝會次彪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摩誇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遠過之李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跡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並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鈐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滄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車駕征馬國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成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諡曰貞順○弁性好於伎自許者快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族弟翻翻字胤為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婦馮穆步驅向陽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露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說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石未幾有內監楊小豹詣縣請事辭色不遜

緡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緡其自陳狀語曰卿故違別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緡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定於河南尹畏懼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乎諺曰貞烈翻弟孰字遺和敦為有志行于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緡在南兗州屢有戰功母為殿中侍御史請河北括戶大獲浮情河內大守田祐賦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遽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吏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那未幾聲聞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道十二人餘皆赦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撤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是赦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膏皮東吳會稽不應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洽賊何益但有赤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赤羣更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身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令失實者人何以濟莫不舉族涕泣後卒於廉郡太守弟世執

世執幼自備整好法律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因事枉送妻致法世執遺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駭然欲劫河橋大捕業之連請元使索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執為少卿判其事為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余世執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因到廷尉世執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執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執曰我知臺

歎寺久卿能執理抗衛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教義雲曰卿此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怒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笑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諡曰平

許彥

許彥字道讓高陽人也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敏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五世孫

博字季良清識敏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為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單又勅責屬請朝夕徵求博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怒政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應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遷殿中尚書博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捉博鬚稱美以刀截之又號齊鬚公博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博與邵競中正遂平附宋致道出邵為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應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咏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博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生杜口或隱几而睡不為博流所重

刁廉

刁廉字淑和勃海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徵時負社錢二萬還時不還暢兄遠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先誅刁氏廉與暢故吏遂奔姚興及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效明元假廉建威將軍廉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廉弟彌時亦率眾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廉朝於行宮明元問曰博劉裕者於卿親疎廉曰伯父

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禪卿於是假廢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又詔廢令隨橫立効靡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邊鎮濟陰賜將東安伯後除薄骨律鎮將廢以西上泛而表求製集廐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千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館邊表當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召此城為丁公城以旌功焉辛年九十五諡曰簡子遵嘗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帝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梁姚興帝遣濟為道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眾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魏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魏尸於此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却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為又曰魏帝欲為久都平城將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輒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魏所乘軍使魏取首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旨拜滕兵將軍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為謀主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并陘歸道武帝駕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立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荆天

下種籍稍集太武討姚興於蔡辟也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度利其種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蔡辟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吏高者為敵所謀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主洛兒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詣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線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

賈森

賈森字彥倫本武成姑臧人六世祖魏幽州刺史廣州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誣謗繫獄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銳賈誼之後其之與宗○弱冠為慕容垂逐西王農紀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森於垂垂獨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憲文敗於采合執森及其從兄濶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承預國政天賜末森請詣溫湯瘡疾為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適歸又為赫連屈丐所執拜秘書監卒濶嘗孫頑頑兄子景與濟陵叛正為州主簿遂據遁不仕後萬葉臨冀州稱疾不拜景與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祭也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蔡陽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為司馬及義真敗脩之沒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兵以功拜兵將軍脩之能為高人飲食手自前調多所適意太武親持之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宮主進御膳從討和龍時請軍攻城行宮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為雲中將軍啟率兵兵為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韓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戰作脩之遂奔馮泓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檢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視書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

三國志云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美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善者情之曰昔在蜀中間長老言善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美過秦美之譽非快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秦州逃入巴蜀守窮岷嶠之地樹號邊境之間北策之下者可以越他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區不亦過乎且亮既謀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境之眾抗衝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蹙逼失會摧沮而反獲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雖乎情之謂浩言為然後卒於外部大官誦恭公

寇讚

傳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讚少以清潔知名將堅僕射守華州里高連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弋弼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拜河南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紫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魏縣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達而至衆倍於前進讚將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雖位高辭重接待不倦○初贊之未嘗官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願上黑子入情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德嗜普言乎廷文坐曰往時卿言程璜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璜為縣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璜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璜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讚傳

贊字祖備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贖一區隱於獲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敢為主還之累遷司空府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曰美

史以椿勢貴嘗言椿宜欲以田給椿傷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
故閉命遂以地還史底卒莊帝後知之嘉其守正不抗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二年出為梁州刺史
人俗荒蕪多為盜賊傷乃令郡縣為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運曹瑛之鎮魏
興銀日板築瑛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傷運長史杜林道攻其城并禽瑛之攻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
弟也於是梁人懼馬屬魏室多致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得撫屬軒士八思
劫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傷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竝徒步而運史人送傷留連於道久
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傷洛州刺史傷因此乃謀歸國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
監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明帝尚儒重德特致賞之數加恩賜恩與相見傷不得已乃入朝常
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傷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虛為之前膝
及傷解運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敬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合於
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卒年
八十二○傷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莊與之同少為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傷結友
請每遣光持以師友之禮各有問及輒詣傷語滿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人通所敬
重如此

陸侯 魏 印 又

陸侯代人也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雜石鎮將侯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太
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安頓攻討武字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
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遠懷荒鎮太將來暮詣高車莫弗訖權侯嚴急請前鎮將郎拔太武許

之微侯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收高車必致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葛果殺政以
 叛帝聞之大驚召侯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然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新如
 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定繁有徒故松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運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讓臣
 為失車故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凌欺不過暮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
 人懷怨怒怨怒既多敗亂彰矣帝嘆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仍遣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兵於杏
 城獲兵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斷其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漢窟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
 停千萬眾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其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其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其一人何所
 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其二叔與之
 期及期其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其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
 獨決皆此類也安定盧承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
 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為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
 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威嚴超猶無澤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道曰三百人以外當
 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偽稱詣超與
 士卒約曰今會發糧當以醉為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擊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郎
 大官文成踐祚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愷威王有子十二人長子毅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
 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興安初賜爵師以侯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
 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強門百
 餘人以為假子携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廢盡矯仗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

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微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該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該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該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該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車駕封蠅蛄詔該為選部尚書錄臺留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龍西王源賀玘固諫該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于國之紀臣請列頭殿廷奔走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該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該為太保與大尉源賀持節奉皇帝垂簾傳位於孝文該有六子琇凱知名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惠頓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良史初孝文將讓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謀共論政事而國威謂逆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疎國威舊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卒贈光祿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植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史觀頌壁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辭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樂侯十世孫印

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佞博覽著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其為河間郡郎所賞郎又與子彭交游嘗謂子彭曰吾以卿老奸遂出明珠意欲為君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封紳所推許起家京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自梁魏通和歲有文聘印每兼官無不在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印母親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郡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子又

又字巨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待詔文林館入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

源賀 思禮

源賀西平人私署河西王秃髮俯植之子也俯植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懷容親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常分姓今可為源氏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為卿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披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麾下三萬餘家及固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進爵西平公授駕臨江為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科散割勝之謀賀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誠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奴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持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討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輝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忠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完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友盜與過謀之行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請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枉殺之家新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勅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徒遺久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助朕宥諸死刑徒充北藩諸戎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戎邊之兵有血芻人人如賀朕晚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從簡省清約寬裕其得人心時考殿最賀以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

數年來古今兵法及先儒者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馬入都督三道諸軍屯漢南
今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
鎮有武勇者五萬人募其壯賦厚如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林武衛三百
兼弩一林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糒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
時種植並戍耕則兵未勞而有盛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
虞於事為便不可徵常舉農事夜不報楚贈侍中謚曰宣王子恩禮

恩禮後賜名懷據恭實惟有度文武未為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屯於漢南鳩鵲
其儻之詔為使持節此行北連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自
京師還洛邊朔連連加以連軍車檢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適濟時后父子勳
勢傾朝野勳兒子作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勅祚
免官懷獨鎮粉充元酒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回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
日之集乃是源隸謀賊人教願之空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
已無以對之然而懷表勳元須其奉食不視皆比類也時百姓為害懷陵屢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
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青蠅蠕率十二萬騎六道竄進
攻直趨沃野振朔兩寇懷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發諸所處皆以
便宜從事詔賜馬一匹如鉉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既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願請宥客回氣
力雖衰尚得如此婦孺難長壯壯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轉馳捍之衆足以奮其首即獻字嗣
下其時年六十一懷乘雲中鶴魂亡遁旋至傳代乃乘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

甚高下揣其厚薄及備糧積狀之宜犬牙相殺之勢凡表五十八條宣武姓從之辛贈司徒公謚曰惠
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為政貴當舉綱何必須火子細也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不
斤不卑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故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故乃不替風範雅伏名節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壽為
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哉克昌名不虛得空瑋以沈雅顯達何求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
振印及彥師俱以孝為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與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智堂堂非徒武節觀其
異性文成廷抑權讓始身柱腹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內馳譽繼述賢孝不佞先業子豈功立夏方身亡
其野彪者名齊朝師雖官成借代其矣

司馬楚之

司馬楚之字德秀魯宣弟太常璣之八世孫也劉裕誅虜司馬氏楚之乃逃匿詣沙門中濟江至汝潯間
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持士及宋受禪規殺報復收眾據長杜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憚之道判客謀
圖害楚之楚之特謀善厚陳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謀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諫感其意
出乙首於席下以獻帝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
之遣使請降劉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
武初楚之遣妻早尚居於鄆為賊入朝投安南大將軍封琨郡王以拒宋師琨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彥
之別軍於長社久與寇軍相頓攻賊消盡禽宋將東休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謀俾萬餘人上既求更
遷封文武以兵久募家乘以數騎會稽徵還東將襲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支豹子等督關中諸軍
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虜端楚之與盧中山等督軍以權大軍時鎮北將軍封香亡入

螻蛄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螻蛄乃遣覓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覓賊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代抑為賊淮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適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覺賄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楊奐玉○子悅字康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解縣人疑張境為劫又於疑家得錢五千提推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見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報損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語之及祖感引靈之天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襪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劉祖

劉祖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太子實立疑祖有異志祖和平六年遂毒母妻攜妻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大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祖與諸將南代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編輪故居處處墮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孝文臨經武殿大懼而代語及對蕭惠養之事祖每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鎮徐州祖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廢帝親饋之命百僚賦詩贈祖自祖背彭城至是父矣晉齊守山池並尚存祖更稱歸還處其中不能終遺懷物無堪義故而閉門唯觀內外好難備矣莫不說歎○孝文雖光極堂大還曰國家者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錄是寄不必拘門彼以為不照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筆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凡凡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慈賢才雖解不可止為一人混氣與解故今舉鏡凡選機千實之誠或得賢

像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復給班劍二十人楚於彭城

蕭寶雲

蕭寶雲字智亮肅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寶雲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道者不疑持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故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達等三人毒家將寶雲遁匿山湖質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寶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待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澄持以客禮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祈闕下結兵伐南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衷等自壽春歸降詩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雲懇誠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正始元年寶雲行遣法陸東城之臨遂停妻春之柄暫寺造梁將姜慶真內侵圍壽春寶雲率眾力戰破走之寶雲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遷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雲與英狼狽引道士辛死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永平四年盧祖克梁洵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祖督眾軍救之詔寶雲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雲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祖軍收惟寶雲全師而還梁將軍鮑於浮山堰雅以灌楊徐寶雲受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與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楊徐之患寶雲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流堰遺蘇士千餘人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料垣王孫孫等於淮地巧度淮而移梁徐州刺史甄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為殿中尚書寶雲之在淮阻梁武高書持勢之寶雲者連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

嘗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居於吏職甚不聲名
（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潔仁義之號處身
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愈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此以來官同高卑人
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裁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質名寄皆與謂之
考功下向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人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
亡廢紀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遠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唇齒飾玷
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
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約既而限滿
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
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達貴之路
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若此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
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策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受其會計聽其事故而詔於
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必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其數
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宏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覈其合否如有紀錄即正而對之不得
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而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按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第一通則本曹尚書
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待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絀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
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遺通所設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
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披流引比之訴會榮求叙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誠

我輩童撓茲大典請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
虔杜遵等反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弟天生為高陽王天生率
眾出隴東遂寇雍州也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陰竇貴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竇貴與大都督雍延
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萬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
共念生同逆復與兄弟保於頭親親聚眾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寶其士馬還征
秦州大破念生將杜黎於城紀念生事洎乃詐降於竇貴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湟州刺史平秦郡公
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竇貴不能制孝昌
二年除竇貴侍中驍騎大將軍假大將軍尚書令竇貴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
之關中保全竇貴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慮竇貴死罪詔
起為編戶十月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竇貴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
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鄒道元為關中大使竇貴請密欲取已將有
異圖問河東柳諧諧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竇貴人望且謠言竇生子子九子卿一子不
殿卯關中亂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監驛竇貴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
尸表道言曰賊所害遂反得舉大魏詔長孫承業討之戰敗遂奔萬俟醜奴醜奴以竇貴為大傅尔朱天
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竇貴並送京師賜死

蕭大國

蕭大國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楊尹屬侯景投簡文大國潛遁獲免
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咨王僧辯乃給船假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

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時大圖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其恨望之乃使大
圖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圖忌穢性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恒以請誅
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圖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曰昔河間好學而
說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貴及于謀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圖副焉
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圖至長安周文帝以容禮待之大圖深信回果心安
故嘗云拂衣塞囊無在舟之漏網挂冠無節慮我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應明之進如蒙北叟之
放曹勝齊南之概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莫朝廷者有尊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
陶朱成術於牟丈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遠虛行不高物而欲享若一生何其鮮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
累北山之北竟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躡世網而傍流水倚郊甸而枕平阜築鳩舍於叢林構環堵
於幽薄近曠煙霧遠歸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林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
樓閣蔥以臨花卉莖園居前坐落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饋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丘丘三可充絳纈家種數
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湯湯生之忠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種菽尋范氏之書露葵微戶君之錄烹羔豚
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蹟教慕羣鳴鳥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明自遠揚權古今田
畝相通劇謀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者豈若履足入解申頭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
衡之勢不知親庖之少選軍費軍祀之斯須萬物皆營存其意天道殊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
露寧俟長繩繫事寧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百年幾何擊路曲拳四時如流倏爾躡足出處無成語
默莫當非直五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

論曰詰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憐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儲位當位適可謂奇矣劉

起猜疑懼禍蕭寶蓋亡破之餘故得蕭寶蓋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感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觀塞
之成起諸子狂跡與其家業寶蓋并思忘義為鏡其心蕭寶臨邊脫身脫去大圍等雖鷄振其國而終
享聲名非素有德莫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

盧玄社

盧玄字子真范陽人也神曆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儒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外見
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從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
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敬順亦由此玄孫起字叔達學涉
經史早有時譽大和中使於齊遇齊明立孝文南討起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歸還之
起等本非骨鯁而謁者張惠寧辭義寒語遂以壯烈死於館中起還孝文責之曰街命之禮有死無辱雖
沈放海隅猶宜把節致殞不能長纓為首己是可惜乃從眉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情短幾何卿若殺
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被菟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擊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器器○景明初遷給
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出為徐州刺史起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祜子嬰為起司馬專任戎事掩起耳
自將士怨之胸山成主傅文驥雖無俱營以城降起起見城降先走遣請軍相尋奪通還大寒軍人凍死
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起略江石唯中山王英敏於鍾離起於胸山失利最為甚焉宣武遣黃門鼓球馳
駟領起窮其狀起以免官論自餘將起以下悉聽候赦復任起寬和於起善於懷懷其在徐州戎兵有
疾親自檢恤至者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起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玄五世孫 潛

潛容貌矍鑠善言最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深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孝
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渠將王琳據其主蕭詧歸身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起潛與琳

為南討經略後徐行臺尚書僕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史相表列武成
追琳入鄆除潛揚州刺史須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虛
潛猶在卿宜深備之

盧辯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太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
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幾前修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詔常召
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自去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兼與法服金石碑呂卷刺漢儀皆
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強記照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累遷尚
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初周文
啟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
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與
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
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堂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
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全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
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畧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
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凡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凡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撫軍

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大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州刺史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中將軍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軍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軍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楊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貴給事時威將軍完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年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屬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都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禮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軍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都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寇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軍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都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珍寇將軍強弩司馬珍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都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揚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年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都丞戍副

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曠野將軍賈外司馬冠軍國將軍府正兵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
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軍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
郡縣五等爵者皆加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
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
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今租附之云

高允 祐昂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漢太傅衰之後也少孤夙成有奇度嘗謂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閭文明
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卒送本郡允泣對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
而羅性好文學携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
喪之致神慮三年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起以方春而諸州凶
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
業者千餘人四年興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
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應術之淺事今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復之讓今猶令之讓古浩曰所
譏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
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
星之東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恠唯游雅曰高君長於應當不虛言也復咸餘浩謂
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涼

之射也。乃敢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曰：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眾，允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出并五州士數千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漢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郡吏。天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道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浩曰：准其不免乎？苟違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時著作令史閔湛，郡櫛性巧佞，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郭士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畿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教浩。注禮傳浩亦來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在門萬世之禍。吾徒無賴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驛乘至宮門，謂曰：入宮見至尊，再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教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要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遂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聽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感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教允為詔，自浩以下，僅史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受五族。允持疑不為，甄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

譽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念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
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
廉愛憎蔽其直理比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勳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
與浩定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勳容稱歎先是魏允集夫
文安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
之明史異亦善漢霍光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寵異又終身不
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
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
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作於材軍士及諸雜役
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右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允數萬之衆其所指費亦
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諸禁
諸婚娶不得作樂及其送之日歌誦鼓舞殺牲燒餅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敢
被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無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
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禍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
異也夫大樂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者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
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酣喧嘩罔有儀式又非優部衰汗辱視懸朝廷藉習以為美而貴風
俗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

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忤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
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履臣
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惡惡彰於
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
非惟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說無所避就朕聞就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
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
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胤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
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篋屋數間布被纏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曰古人
之清貧宜有比乎即賜第五百疋東十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允為郎二十七年
不徒官時百官無不悅使諸子撰採自給博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可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善學者有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車貧寬劉文
鏡洪量福心者或之不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為天子崔公謂余云高生學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
然之司徒之趨起於讖微及於詔旨崔公聲嘶力竭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
事理中釋是非辭義清辯者類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察友保益元吉向之所謂矯矯
者更有斯乎宗愛之任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生王公以下望庭舉拜高子獨汗階長揖而此觀
之汲長孺可也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死失之
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美善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相所推如此○文成重

允常不名之恒呼為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播之舊典破置聖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樞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成材任授教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進野成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聞人疾苦至郡縣見郡公廟廢毀不立乃嘆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常景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數曰皋陶至德也其後其景先亡劉頊之際英布黜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釐况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

祐字子集允之從弟也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敏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奉天宮閣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阜何但當旌賢任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室不為盜當須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勸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操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妻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祐從父弟翼翼子弟

昂字叔曹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做僕膂力過人龍眉豹額姿體雄異其父為東嚴師今加撫旌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減吾族當大

吾門以其昂誠教曹故以名字之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吉數眾及閻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余朱世隆從叔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關門奉迎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宋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余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肆陵昂自領鄉人曲王祐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劉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乘圍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戰殆○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極趨高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教曹地上之虎行煙君所故相沃時時山道峻阻已寇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當秦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時鮮卑兵輒中華朝士唯憚昂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時年四十八神武聞之如喪肝膽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余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未與從叔為二曹曹愷曰將因舍兒比國士遂卒其徒自割入海島得長人骨以竊體為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選其一於神武諸將某能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桐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皆散曹身長九尺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端端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勇莫能奪乃去之時有池門墨髯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處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清知命鑿鑿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先窺四世以言百齡有親以來斯人而已昂之膂力氣冠萬夫博陵之下風飛雲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